

赣南老家的厅厦

殷文惊

厅厦，是在一个自然村中由一姓或两姓以上合建的一个建筑，也有的地方称众厅，是众人的大客厅。它类似于祠堂，但与祠堂又有所不同，它是整个村庄一姓二姓甚至多姓家族的公共集体活动场所和中心，同时兼有宗祠、公祠等功能。我们赣南农村的自然村落里大都建有这样的厅厦，大小规模不等，因赣南大部分是客家移民，客家人比较团结，为抵御外侮，其旧式民居大都是围屋，一排或几排四扇三间、五间的结构，厅厦也一般设在民居的正中央，房屋有几排，厅厦便有几间。但它往往要比一般的屋子更华丽、更气派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老家的厅厦度过的，厅厦也是我儿时的乐园。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。如今，虽然老家的厅厦已苍老破旧，只留残垣断壁，但我对它依旧难以忘怀。正如一首歌唱的：“你是一片思乡的情，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……”

老家叫乾窝，因村建山窝，屋门朝东，按占卜术属“乾”方，故名乾窝。老屋是个围屋，是殷、刘两姓人合建的，建于清代乾隆五十八年，已有近230年的历史。围屋分前、中、后三排，均为上下两层楼，除厅厦和四边的房子是青砖外，其余是土砖木结构。前排只有左右三个坚固的大门，晚上只要把这三个大门关上，外面的人很难进来，里面的人很安全。

围屋四角有四间小炮楼式的小屋，有枪眼，为防外侮。围屋的屋檐和阶沿都用鹅卵石铺成，上下左右有两条巷子联通，若遇下雨天，你到任何一户人家去串门，均不需雨伞斗笠，甚是方便。围屋住着30多户人家，160多人，殷姓占了90%，尽管刘姓人口较少，但两姓居民均以叔伯兄弟姊妹相称，和睦相处。

厅厦居围屋的正中央，前中后三间，约600平方米，前后两



行天下



个大天井。厅厦里面雕梁画栋，所有屋檐门窗都有木浮雕，雕刻技艺精湛，龙、凤、鹿、麒麟等动物栩栩如生。福禄寿禧，应有尽有。厅厦首先是村里人祭祖、议事和开会的场所，每当村民办红白喜事，在厅厦摆上二三十桌，热闹非凡。厅厦的门口有一块很宽的空坪，像个小广场，前面是两口吕字形的小池塘，也称风水塘。门口大坪是村民室外活动的场所，也是大家晾晒衣物的地方，更是小朋友玩耍打闹的好去处。

二
上厅是祭祀先祖和红白喜事主持仪式之地，也是旧时家族礼仪和执行族规家法的神圣殿堂。在“天子壁”上设置了神台神龛，我们的厅厦因是两姓共建，故神龛里有殷、刘两姓的先祖灵牌，左边是刘氏，因他们先开基，殷氏后迁入，故殷氏居右边，左昭右穆，排列有序，并分设两个香炉，也许是两姓，就没有挂哪姓的堂号牌匾。

过去每当初一、十五或过年祭祖时，香火旺盛，鞭炮齐鸣。村里人每逢婚丧嫁娶时，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式。男子结婚，新娘戴着头盖，遮着米筛由已婚女性牵进行厦拜天地、拜祖，祈求保佑子孙满堂，然后入新房；出嫁女则要在出嫁前到这拜别祖宗，然后戴上头盖，顶着米筛，哭嫁离开上轿或上车。每当哪家有新

生儿出生，三朝那天便要抱到厅厦来拜祖。白事的规矩则更繁杂些。200多年来，岁月更替，生老病死，迎新送旧，这古老的厅厦不知道迎来了多少生命的诞生，也不知送走了多少族亲。

三
中厅是一般的活动场所，没有上厅那么庄严肃穆，也是我们小时候打闹最多的地方。厅两边放着两张五六米长的大板凳，可供人坐也可供人睡觉，木匠师傅来了更能派上用场。中间摆放着两张油漆办公桌，用于生产队计工分之用。桌上有一盏大煤油灯，每天傍晚有人把它点亮，直到深夜最后一个离开厅厦的人把它熄灭。

我家就住在厅厦隔壁，跨个中间边门就进来了，所以小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厅厦玩耍。每餐把饭端来，和小伙伴们争抢位置，中午晚上也睡在厅厦的大板凳上不肯回家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村里请来的木匠、裁缝、铁匠、理发等师傅都在这里干活，展现他们精湛的技艺。而每天生产队做工回来，男人们都在厅厦聊天吹牛，冬天围着火盆在一起烤火，谈天说地，欢声笑语。天暖的时候，尤其是夏天，一到午后傍晚，男人们有的打着赤膊穿着短裤，摇着蒲扇，躺在凉椅上；有的则提一桶热水，在厅厦的天井

街沿上洗澡，这里成了天然澡堂。晚饭后，生产队的计分员吹哨，大家带着公分簿来把当天劳动的工分计上，等年终结算，队长则乘机把小队第二天劳动的分工提前布置。记得那时中厅还挂了个广播喇叭，那是最早的村村通了，我最喜欢听的就是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节目，晚上睡在中厅的大板凳上听广播，有时一直听到“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”，直到大人们计工分结束了，父亲把我抱回家。

记得那时，剃头师傅是来得最勤的手艺人，每十天来一次，每人全年的费用在2元左右，全村男丁的名字用红纸贴在墙上，那是为方便排队，每次师傅在哪家轮饭一次，便在其名下画上一个“0”，理发先后到，不管老幼自觉排队，未排到的则在板凳上坐着等候。

有时来了一两个唱古文的盲人，晚上拉起了二胡，父亲便会装好两钵饭菜叫我端到厅厦给他们送去。饭后大家都来听古文，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，大都是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古文师傅边拉边唱，一直到深夜。

四
下厅比上、中厅要低两个台阶，装饰也简单些。左边放着一座石磨，右边有一个石臼，每逢节日，特别是过年，这两件宝贝抢手得紧。那时没有电，全靠人

工操作，乡亲们用它磨米粉，磨豆腐做豆腐，打马兹做米果。年关时候，排队等候，一天24小时，十天半月也停不下来。

厅厦最热闹的时候，是在过年。除夕当天，大家要在厅厦杀鸡敬神，香火蜡烛，三牲供品，一应俱全，届时爆竹喧天，通宵达旦。

大年初一，村里要举行拜年活动，大家打锣敲鼓前往村口拜社官，祈求新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拜年后男人们全部集中在厅厦喝酒，往往是每家提一壶米酒，三两个最好的菜，比一比谁家的酒菜更好，比一比谁家的姑娘更巧手能干。

年初二大家仍然要去厅厦杀鸡，因为要祭祖。祖德流芳，宗功世泽，客家文化传承了忠孝传家的儒家思想。年初三之后便有龙灯狮子表演上门，那又是另一种热闹……

岁月流逝，乡亲们陆续搬离了围屋，在外盖起新房，只剩下古老的厅厦，孤孤单单地矗立在荒野之中，厅厦也逐渐不再热闹了。每次回老家，去厅厦拜一拜，看一看，欢乐热闹的场面，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。最近几年，老家厅厦成了危房，东倒西歪，令人心疼。今年，村民们决定集资重修厅厦，我也积极参与其中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厅厦便能焕然一新，我多想它能回到从前的模样……

上图：赣南客家围屋。
资料图片

近年来，随着乡村旅游、民宿游的火热，一些企业也乘机推出了民宿会员卡：“几百块钱就能住十晚民宿”“一年之内无限次入住”……消费者只用向平台缴纳一定费用，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（通常为一年）不限次数地免费入住与平台合作的民宿。

应该说，民宿会员卡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费者和民宿经营者的供需矛盾。一来，消费者能以优惠的价格，入住心仪的民宿。二来，平台下的民宿通过抱团取暖，也会获得一批固定客源，弥补入住率不稳定的困境。

这听上去是一件双赢的好事。然而在现实中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有消费者发现，平台会利用“大数据杀熟”人为制造消费障碍，如显示房间已满（无法预订），只有地点偏远房源，需要配搭买保险产品等等。想住的民宿大多预订不上，有些网红民宿甚至三四个多月都抢不到，许多人为此抱怨不已。此前“免费不限次入住一年”的广告，明显是夸张的虚假宣传。平台并不能保证消费者成功入住，失去了这一前提条件，无限次、免费等福利也就失去了意义。民宿会员卡虽然看上去物美价廉，但无法兑现承诺，实际违背了与消费者的约定。

与此同时，高额且退回周期长的押金制度也引起了消费者的警惕，部分消费者的押金甚至会在平台账户中滞留数月。在有关民宿会员卡的投诉中，大多是关于押金难退回的。

民宿会员卡属于预付消费，自2019年起，民宿业已开始尝试。然而，现状显然不足以使消费者满意。民宿会员卡不能只是“一锤子买卖”，夸张的宣传也迟早会被戳穿，要想使会员卡制度具有可持续性，还得去除套路，为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。

一方面，平台要利用好大数据等工具，最大化“盘活”民宿资源，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，而不是为消费者设置障碍陷阱，令他们无宿可选。同时，也要为交通不便、名气不大的民宿引入流量，做好民宿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。

另一方面，平台也需要理顺并规范民宿会员卡制度，不能允许各种“私规定”侵犯消费者权益，切实改进押金退款难问题。对存在“套路”的平台，相关部门必须依法予以严查严惩。游客在消费民宿卡类项目时，也要仔细甄别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
民宿会员卡是一条纽带，目的是刺激民宿消费，均衡客源。各地官方平台，也不妨多为本地民宿“代言”，让更多游客了解民宿、认识民宿，促进民宿业健康诚信发展。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尝鲜苗家酸汤鱼

舒小骅 娄立原

“没吃过酸汤鱼就等于没来过贵州。”贵阳朋友的话勾起了我们的兴趣。为了一探究竟，我们慕名来到了位于贵阳市主打酸汤鱼的餐馆——俏苗寨。

餐馆门前食客熙攘，佩戴银器的苗族姑娘端着拦门酒，伴随悠扬的芦笙声——向人劝进。步入大厅，只见每张餐桌中心都摆有一个脸盆大小的铜火锅，锅内鲜红的浓汤散发着阵阵热气。落座之后，服务员很快送上一盘盘切成小段的生鲤鱼、鲶鱼、虹鳟鱼以及多条黄辣丁（鱼）。趁汤开始沸腾，我们赶紧将鱼下锅。此刻，戏台上涌出一群苗族青年，小伙子吹响芦笙，姑娘们顺势翩翩起舞。在欢快热烈的气氛



贵州的苗寨姑娘们向游客敬拦门酒。 蔡兴文摄（人民视觉）

中，红白相间的鱼看煮熟了，煞是喜人。夹起一块品尝，肉质细嫩鲜美，酸辣适口，味型独特，清香宜人。食罢，口中略感几分回甜。酸汤鱼果然名不虚传。再陆续加入蔬菜、面条，正当我们大快朵颐时，几位苗族姑娘围拢过来，将酒碗凑到你眼前，然后从低到高衔接起三个碗，碗中酒从高到低送入你的口内。据说，这种称作“高山流水”的敬酒方式被苗家人视为待客的最高礼仪，这无形中又为酸汤鱼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席间问起酸汤鱼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滋味？当地朋友告诉我们，这要追溯到上古时期。据传，苗民的祖先为蚩尤，兄弟81

人，应是81个氏族。他们英勇善战，曾与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为争夺中原进行战争。蚩尤战败被杀，其后裔在尧、舜、禹时期多次遭受征伐、放逐，有些人辗转至湘西、黔东南。这一带多为山区，交通运输不便，生活用品尤其是食盐短缺，迫使苗民创造出一种“以酸代盐”的饮食方法，不仅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食盐的困境，而且有效地防止了食物腐烂，丰富了饮食的品味。最初的酸汤是用酿酒后的酒尾调制的，后改用清米汤自然发酵的白酸，继而又发展为采集野生西红柿腌制发酵的红酸，也就是我们品尝的那种。汤的酸味醇厚，色红而清香。如今，贵州的酸汤制品被苗家人视为待客的最高礼仪，而且扩展为猪脚、排骨、牛杂碎等。

关于苗家酸汤鱼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。相传远古时期，苗岭山上住着一位聪明美丽、能歌善舞、又很会酿酒的阿娜姑娘。方圆几百里内。许多小伙子不约而同地前来向她求爱。阿娜为每位求爱者都斟上一碗自酿的美酒。但小伙子们喝后都感觉其味甚酸，产生一种透心的冰凉。他们不解其中的奥秘，于是在夜晚借唱山歌呼唤并询问姑娘。阿娜也用歌声回答，表明自己的心迹：“酸溜溜的汤哟，酸溜溜的郎，酸溜溜的郎哟听妹诉衷肠。三月槟榔不结果，九月兰草无芳香。有情山泉变美酒，无情美酒变酸汤。”小伙子们听明白其意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最终，有一位以打鱼为生的小伙子被阿娜看中。小伙子给姑娘献上自己下河捕捞的活鱼，阿娜用自酿的美酒和酸汤做出一道鲜美佳肴，即酸汤鱼——“爱情的结晶”。从此这道菜声名远播，流传至今。



金山湖：波光诗意两相和

仇士鹏

关于江苏金山湖的印象，主要来自《白蛇传》。“水若有情，水漫金山，不管是地覆还是天翻全不管……”电视剧的主题曲如今依旧萦回在耳边，那段杜鹃啼血的千古深情可能也只有金山湖的水才能注解、吟诵与传唱。

我特地借来一片暮色，与我一同邂逅金山湖。

岸边的芦苇围成一片，低着头，轻声地交头接耳，或是闭着眼，沉默着。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，它们像是老人，把夕照无限的眷恋浓缩在一个黝黑的影子里，偶尔吐出一两句坚硬的话，可也并没有期望回答。

水，辽阔得让远方的长江大桥和金山寺都显得低矮，仿佛匍匐在地平线上，不敢扰乱这幅天地的油画。只有芦苇，拦在湖水上，让人在这辉煌、庄严的盛景前，也不觉得冒昧、突兀，甚至也和芦苇一起，成了岸上和谐的摇曳。风一吹，便是百年。

金山湖旁曾有一片金山渔池。一轮红日当头照，一块块方的水塘依次整齐地排开，人们的童年和青春都

在渔池的水花中翻滚。养鱼、捕鱼、卖鱼，人和水的情缘在不知不觉间缔结，即使现在退渔还湖，这份亲近与热爱却铭刻在时光与地缘的记忆里，和鱼群一起，一代代传承、洄游。

我喜欢在夏天去金山湖，这时荷花正值恋爱的季节。满湖莲韵随风动，时光在它的一颦一笑间流连忘返。

远处，莲花或开或闭，像是一首抑扬顿挫的歌，承载着夏日深深浅浅的抒情，要由蜻蜓去点染、唤醒。白头翁、蜜蜂也来了，它们是湖泊生态健康的标志，在花苞随便的一立，都是乡愁定格的姿势。

荷花是对爱情最生动的剪影。每一朵花都写给水的情书，灵感洋溢的，已经让花香在涟漪上流淌；灵感匮乏的，还紧锁着花苞，冥思苦想。它们相信，当莲叶接天、荷花映日的时候，所有神话传说里的悲剧都将得到救赎，所有沉沦在淤泥里的深情都将如出水芙蓉一般，亭亭玉立。

远方，绿树绒绒，耸立成黛青色的城墙，守护着湖水。它们和慈寿塔

以及天际隐隐约约的群山连在一起，共同留白出悠远的遐想，而湖水便在岸上得到了另一种延伸。

当然，在其他季节，金山湖也会用独特的风情迎接人们。就像一个老友，不需要敲门，兴起便往，不惊野鸭，不扰白鹭。人们站在湖边，坐在画舫，走在寓意“千年等一回”的千步廊桥上，怀想波光粼粼的人生，一种无声的秘语，就在流云的倒影与鬓角间流动。

金山湖的命途也是多舛的。不仅被白素贞“作法”，用一片狼藉去哀悼情伤，而且频频遭到破坏。非法捕捞、侵占滩涂、污水直排，蓝藻肆虐。幸好，河长制的推行，生态保护的推进，它才得以告别所有蓬头垢面的日子。

湖中，大大小小的浮岛，是生态修复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，人类的智慧与自然的审美借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衔接在了一起。浮岛们像是隐士归隐在湖中，沏着养生茶，在充满负氧离子的和风里，谈论着绿水青山的精神家园。放生的鲢鱼也不负众望，齐心协力，将蓝藻从金山湖的噩梦中驱逐了出去。人们遵循着文明的契约，是游客，也是守卫者，用心灵的洁净与透彻赢得了湖水的明亮与秀美。“智者爱水”，这份爱的内涵，在金山湖畔得到了丰富与深化。

金山湖中曾经举办过生态体验畅游比赛，近千人在湖中乘风破浪，用肌肤感触水的纹理，用身体在水中书写一首首或婉约、或豪放的情诗。在终点，无人不对金山湖的水质大加称赞。居于此，游于此，是都市生活中一份难得的幸福。

有时候，我们很难区分，是人伴水而生，还是水依人而存。但我们路过水的时候，水也在用一种遥远而亲近的诗意缓缓地浸润我们的身体和心灵。因此，若我们毫无保留地向水交出所有的爱，这份爱，也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，缓缓流回到我们的身边。

上图：江苏省镇江市金山湖。
孙晨飞摄（人民图片）